

# 爱情游戏

## 第一章

他转过脸来时，那双深深地，足以魅惑天下少女的眼睛，充满了自信亮得几乎象原野中发现羚羊踪迹的狮子。男人味十足的成熟中，还带有一点几乎与他身份地位不太相称的野性。

而她----就是那头倒楣的猎物。

这个富可敌国，同时又声名狼籍的男人，他预备做什么？

云依婷被他那双具有挑战性的眼光望得眼睛一懔，她相信他绝不是太心急，而是故意要来招惹她的。

不论他此来的目的是什么，这一瞬间，那眼光所代表的，只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女人的攻击性。

对她有野心的男人，他可不是头一个，这样摆明了态度来招惹她的，却是胆子最大的。

那份侵略定了的神情，在男性优越感中，仿佛有一股说不出的轻视，足以令想和男人平起平坐的杰出女性觉得恼怒。

可是，云依婷除了有灵巧的手脚，还有非常聪敏的头脑，不论如何，她她都能够及时躲开，不是吗？她相信，就算外面对她的传言无讹，就算他不是个君子，但凭他这样自负骄傲的男人，倒还不至于使用出藐视自己的手段来对待女性。

不过他似乎太有把握了一点，即使是无物不克的狮子，也不能如此之傲慢无礼，要知道他所面对的人虽然年轻，却可不是一个徒有美貌的女孩子。

云依婷关起了保存软片的冷藏柜门，示意她正忙碌不堪的秘书不要停止工作，她要亲自出以对付这个黝黑、英俊而又可恶的男人。

她那蔷薇花瓣似的唇边浮起了莫测高深的微笑，以优美稳重的步伐，走下与接待室相通的小阶梯，“陈先生，您有何指教？”

“你----认识我？”陈国伦有些意外。

“不仅是我知道您的大名，相信您也同样知道我的，是吗？”她一针见血的指着挂在门口的铜牌，那是一位知名的书法家，以龙飞凤舞似的行书写的----云依婷摄影工作室。

“那么，我们都不需要再自我介绍了？”陈国伦自以为幽默的笑了，而且笑得很明朗，一双浓眉挑得开开的，看起来好年轻，似乎一点心机都没有。

他是这样容易被取悦的人吗？云依婷很怀疑，据她所知，他是个非常殷实的企业家，只不过三十六岁的年纪，却野心勃勃，对于扩展他白手起家的电子王国非常积极。不但向社会证明了直到今天如果光靠智慧、眼光勤勉仍旧可以打天下，还能利用科学文明的各种产物，发展出更伟大的事业。

但这些条件，还都不是构成他的魅力的最主要的原因，引起话题的是另两件事----一件是他不常在公共场合“曝光”，过得是谜一般的生活；另一件是他对保持单身生活的热心，但对美丽又有智慧的永远不会缺乏兴趣。

跟他的风流韵中牵连到一道的名字，都可不是什么泛泛之辈。

他具有高雅欣赏力的眼光，除了使人倍觉刺激外，还相当有神秘感。

现在，这个神秘的不明飞行物，突然降临到一个不是“机场”的摄影

工作室来，想必是“不怀好意”。

“我们既然已经互相认识了，可以言归正传了吗？”陈国伦仍是那坦然的表情。

“请坐！”云依婷潇洒的挥挥手，然后走到茶具组旁把茶车推过来，熟练的插上电源煮水，再有条不紊的以她美丽的手指开始做各种泡茶的准备工作。

即使陈国伦的眼光咄咄逼人，但既然他大驾光临，那么他就是她的客人，她自有待客之道。

“你对中国茶道颇有研究，煮茶的姿势真美！”他衷心地称赞着。

“喝茶本就是一种艺术，而且工作室没有多请人，所以我们一切都自己动手做。”

“我相信艺术家的生活也比一般人更有情趣，是吗？”

“艺术即生活！这是我的原则。”

“难怪你的气质与众不同！”

“谢谢！”她微微一笑，笑容中不经意的流露出特属于她的性感：“现在你可以说明您的来意了！”对他明显地恭维，她保持着不亢不卑的风度。

“下个月我的新办公室就要装修好了，这是由意大利名设计师阿娣亚先生的杰作，本期的景观杂志有特别的介绍，可以说是开国内设计之先，想必你已经看过了。”他自负地看着她。

“是的！阿娣亚先生采用银与黑的组合，非常大胆也很高雅，不愧是世界一流的名设计师作品。”她点点头。

“我很高兴你称赞我的办公室，如果哪天有空我十分希望能够在哪儿接待你！”

“也许有一天！”她不置可否。

“可以肯定一点的答复我吗？”他挑挞地扬扬眉，充满自信，那狮子般光芒又在眼内闪烁。

“我想陈先生降临敝工作室，不仅是为了特地邀请我去您引以为傲的办公室吧？”她还不至于笨到正面回答他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反而聪明地予以还击。

这种“自卫”的方式，对男性优越感固然有些打击，但也是种旗鼓相当的挑战，陈国伦笑得极深沉，他是个有把握的男人。

“当然，邀请你只是副题，我今天来拜访你，最重要的目的是想和你研究一下，我们需要一些精彩的摄影作品来装饰，我曾经请我的秘书来跟你谈过这件事，也许，你还记得？”他的眼光中有着期待。

“是的！我记得！您的秘书方仁杰还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。不过我也告诉过他，我的作品不出让。”她把刚泡好的第一泡的小茶碗递给他，优雅的气氛中，开始有了隐约的紧张。

“但，据我所知----”他迟疑着。

“自然我的作品不是无价之宝，而且展览时也都标明了价格，可是很抱歉，我不能够卖给贵公司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有点困惑，但更多的，是被激怒的表情。堂堂国伦企业购买她的作品，是捧她的场，也是一种对她作品的肯定，她竟然敢当面拒绝他，而且明明知道他姓谁名谁，太可恶了！

“因为我的每一帧作品都是我用心血去拍摄的，看起来很简单摄影，

但背后----”

“这点我很清楚，如果你要提高价格，我也会酌量情形！”他的优越感再次抬头，略略不耐地打断她的话。

“您误会了我的意思！”依婷的微笑不见了，他居然凭自己的市侩气去武断地评估她，简直是种侮辱，她冷漠地看着他：“陈先生，一位艺术家虽然需要合理的报酬来生活，但最重要的是受到知音的尊重与欣赏。您明白`士为知己者死，死而无憾`这句话的意义吗？”

“我想我的智慧虽然不高，但还不至于笨到不懂得欣赏你的杰作！”他的声调变冷了。即使他的外表成熟，富于相当自信，但那份容易被激怒和受伤的脆弱，在以程度来衡量的水平上，却与一般男人没有什么不同，甚至于更容易暴露出来。

“您并不是带我的作品回去欣赏！”她保持平静的摇了摇头。

“那我要做什么？”他被激怒的情形更严重了。

“您要去补壁！”她近乎嘲笑的。

击败这个自以为是、骄傲无比又目中无人的家伙，她有难以形容的快感；但这并非她真正的目的，她一正脸色：“我的作品所用的心血，如果用正确一点的说法应该是种奉献，为具有慧眼的人的奉献。”

“艺术家也需要物质生活吧！”他尖刻地讽刺着，那张精明而英俊的面孔因为受挫而生气地涨红了。

她冷静地、尽量使自己置身事外地打量他，把这个“万人迷”弄生气不是简单的事，而且由于他在她面前拆开“包装”，暴露了本性中原有最粗糙的成份----独裁、霸道，使他更容易了解他。

但就算他看起来有点滑稽，云依婷也没有必要更不乐于见到她的崩溃。

“我已经说过我不是神仙，而且有庞大的开销，不过，关于这点我还不至于让您来操心吧！”她轻描淡写的。

“谢谢你启发我这么多有关艺术家的心态，真是受益良多！”他怒气冲冲地站起来，但勉强保持最后的一点礼貌：“打扰了你这么久，实在该告辞了。”

“我是很忙，不过您可以喝完茶再走也不迟。”她睁着双又圆又俏皮的眼睛看他，直到这时，她还有点舍不得这种捉弄人的愉悦。

“茶凉了！再见！”他大步的走出去，隔着落地窗的百叶帘，云依婷看见他阴沉着张脸，坐进他那辆华丽的爱快·罗蜜欧。

名车雅仕，相得益彰。

他是个很有眼光但同时拥有野性的男人，想必那份精力过人、雄心勃勃的条件，可以把他推向事业的最高峰。云依婷耸了耸肩膀，心里也承认他是个不可多见，出色极了的男人。

在这里饱受挫折感，相信陈国伦一辈子都难以忘记，日后碰见艺术家必敬而远之！

云依婷想笑，那笑容却一瞬即逝，因为她也同时发现，她虽然成功把他气跑，但是她并不快乐。

甚至连“快乐”的意思也没有！

“我是怎么回事？”她在心底轻声地问自己。

“请您尽量保持自然！”云依婷站在摄影机后面，轻声轻气地对一个坐在高椅上搔首弄姿的贵妇说：“不！不！您的头发很美，并不需要去整理它.....其它的地方也很好！”

请您倾听音响，尽量想一些愉快的事……”

去他的！她保持着明快的笑容诱导着，心里却忍不住的咒骂起来，这些愚蠢的妇人！

花得起一万块钱请她拍摄一张照片，即使只是为了赶时髦，却也不该对自己这样的缺乏信心。

如果她们能够从镜头中看见自己，一定也会吃惊自己怎会如果如此轻浮得可怕！

其实不仅这些年华老去的贵妇，矫揉造作，缺乏信心，就连一些知名的影视红星，一样也是缺乏研究。

只要站在摄影机前，就依样画葫芦地摆出令人肉麻的笑脸，夜出熟练的“一号、二号、三号”姿势，那些表情简直象罐头，毫无新意，其可恶之至。

最要命的，还是摄影家得费尽心血构思设计，当把握住被拍者的情绪，再加上适当的引导，好不容易抓到特性，等到来看毛片时，又得接受一声声的惊叫：“怎么把我的眼圈和皱纹全拍出来了？拜托！可不可以求你把它修掉？可怕啊！可怕！”

修掉当然很简单，她自己还未到法国深造时，就已经是暗房第一流的技师，但，她真想弄明白，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不喜欢自己？

那些皱纹、雀斑……等等，明明就是长在她们脸上的，岁月或是血统并不可耻，当不愿意面对真实的自己时，难道可以打电话付重酬请上帝来修吗？

“云小姐，可以拍了吧？我笑得嘴巴都酸了！”坐在高椅上的贵妇不耐烦地收起了笑容，摆出一贯的冷峻姿态。高高在上的态度，倒是很符合她的特点，趁着她把经马脸拉得又长又垮时，云依婷按下了快门。

现在，她象小羊一样，落在云依婷手上了。

反正最难看的一张已经被拍摄下来，这位贵妇再也没什么值得好害怕了，一不作二不休，她要心疼那已预付的一万元，就得乖乖地合作。

云依婷挥手要助手变换灯光，心情愉快地卡进一卷“轻骑兵进行曲”的录音带，保证在下两个钟头内，把这个对自己没信心的家伙伺候得舒舒服服的。

“早来的秋风，吹醒了夏日的梦，浓浓的情……”录音机里黄仲昆那略带鼻音的歌声，响遍了整个屋子。陈国伦打开门，把手插进裤袋里，略略地皱了皱眉。

方丝莹卧在地毯上，全身放肆地展开着，睡得很熟也很不规矩，任何男从见了，都难免不有非非之想。雪白的长羊毛地毯，更衬出她身段的玲珑，那身近乎赤裸，却比不穿还能挑逗人的衣着，浮凸着她独特的性感。

象猫！懒洋洋的。

当她还是默默无闻的服装界新人时，她就咬紧牙关，花了大代价找云依婷替她重新设计造型，拍摄一组变化多端、性格鲜明，完全能表现性感的照片。

别人的性感是脱得愈多愈好，但她暴露的限度是经过云依婷特别的指点，而她不用胸罩的名声也经此不胫而走，人尽皆知。

她很聪明，晓得新人闯天下要制造新闻才能有知名度，而靠新闻吃饭的记者也同样唯恐天下不乱，愈特别的新闻愈是两相其利。

但当她有了反应时，又充满了野性、火辣辣的。她是现在正红得发紫的服装模特儿。

大胆的言论、新潮的作风，和她标致的脸蛋，万中选一的身材，同样的著名。

当然，她能在短短一年内窜红，凭藉的还有高明的手腕。粗看起来，她有点迷糊，私生活还有点神秘兮兮，让人莫测高深，但她实际上是永远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推销自己的机会，只不过她推销的方式与众不同，确实高竿。

只要对她有利，她有全套出击计划，语惊四座，但一当涉及真正的隐私，她在节骨眼上打哈哈，让人去猜去想，再一经记者生花妙笔，更觉香艳刺激。

果然押对了宝，那组照片和她语惊四座的言语在报上出现时，她就如钻石般发了亮光。

陈国伦跨过了她慵懒的身体，走到阳台旁边，坐在舒适的大藤椅上看着她。

她是他在上个月所掳获的每月女郎。

她的娇憨、痴狂、野性都正中他的胃口，尤其是在床上。

他有时候真想不到，象她这样小小的女郎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花招。

凶狠起来的时候，又撕又抓，又叫又喊，简直象头花豹子。

但他极其欣赏，他是一个男人。

愈大的挑战能造就愈大的快感，他征服她时，她强烈的反应能够完全满足他男性的征服欲。

在某一方面，他们是绝配，从来没这么好过！

可是，他玩了这许多年，毕竟有些腻了，他常有种感觉，他需要点心灵的东西，象清泉一样，很踏实的流注心中，驻留在那儿，但他也明白，这可能只是梦想而已。

一般而言，美女无慧，才女无貌。真正能两全的，少之又少。

然而----他想起了云依婷，论才论貌，她是两美兼具，想必也很有些特别的本事，但，她洞悉人性的智慧，却叫人招架不住。

想起她，他的怒气又升上来了，不识抬举的家伙！他掏出烟，狠狠地抽了两口，哼，留着那堆破照片留到一百年后当古董吧！

也许是录音机被关掉了，也许是他的烟味，方丝莹在地毯上翻了个身，柔柔的羊毛裹在她四周，象一片白色的草原，而草原上是精彩绝伦的风景。

“国伦，是你吗？”她那浓浓的睡意仍未消除，但睁开了眼睛，看见是他，笑得又娇又媚，伸长四肢，伸了个懒腰，慵懒的姿态，充满了诱惑。

那刺激不太含蓄，有点嫌太直接。

她在等他。用最原始的姿势，本来可能是睡着的，但她不在乎，她对自己太有信心了。只不过她的阅历和见识还不足够来了解象陈国伦这样的男人。

或许，她根本不想了解。她只想抓住她。

抓住他的财势，他的人。

“过来！”她娇呼着：“抱我。”

陈国伦没有动。

“抱我嘛！”她不依地轻踢着一双美极了的玉腿。

陈国伦耸耸肩膀，他不是有意冷酷，只是不太喜欢女人主动。

正如云依婷第一次会面就嗅得出来的，他是个霸道而独裁的男人。

她微愕，翻身趴在地毯上眯着眼看他，一双杏眼半勾半挑，小嘴噘着，大部分露在外面的胸部与线条浑圆的臀部，很富攻击性的刺激着他的眼帘。

当她扭着水蛇一样的腰肢时，他忍不住心动了。

他记得她的每一个姿势，每一个反应，每一个欲仙欲死的……

他的男性似乎有必要去满足她。

陈国伦开始脱掉西装外套，解开领带，他缓慢地、富于技巧地做着这些动作，撇开后天培养的气质风度不谈，先天条件上，他是个漂亮的男人。

漂亮男人需要漂亮动作。

他的情调和技巧都是第一流的。

他不急。

然后他才解衬衫的扣子，一颗又一颗，丝莹痴痴地看着他，他那褐色的、饱满的胸膛上，是一块块隆起而均匀的肌肉，像丝缎一样泛着光泽。

那片宽阔的，足以让女性感到威胁，感到安全，感到快乐也感到窒息。

丝莹的眼中流露出奇特的神情，连呼吸都急促起来。

学生时代，陈国伦是出名的足球选手，如果他愿意，他可以入选为国脚，但他运动只为了强身，做为日后的本钱。

他看着方丝莹那份渴望毫不避讳的流转，如果他是太阳，她就是心甘情愿绕着他的卫星。他自负地一笑，若换了云依婷……他一摔头，怎么又想起她了？

陈国伦对自己的绮思有点恼炎，不过是见了一面的女孩子而已，又不是安妮公主！

但她即使不是公主，她的高雅也是平生仅见，他看过太多的女人，表面看来有慧有貌，其实不过是空壳子，拿“文化”来美容罢了，真正有底子的，恐怕还要属云依婷……

“国伦----”见他发呆，方丝莹有些不依了。

他抱歉地一笑，走了过去。

“想不想我？”她如蛇般攀上了他的肩，靠在那儿，身上浓浓的香水味儿，一波又波的窜入他的鼻孔，加上娇声嗲气，真叫人把持不住。

“你说呢？”他轻抚着她的肩头，好滑腻的肌肤，柔如凝脂。

她侧着头，白了他一眼，双手很自然在他腰部移动着，那双手如火焰般，燃起了他内在的热力，这一方面，她有天生的才能。只要她看上眼的男人，很少逃得过这一关。

他闭上眼睛，那份冲动愈来愈强烈。

他的手继续游移，最后抉握住了他的，导引着他那双强壮的、有力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前……

象被魔术师催眠般，陈国伦疯狂地爱抚着她，完完全全地陶醉在自己的本能里。

欲望终于如排山倒海般的到来。

“爱不爱我？”方丝莹披起了陈国伦的衬衫，半卧在地毯上。

“爱！”

“说----我爱你！”

“我爱你！”

“嗯！好象在背书一样！”她撒娇地笑了，略略沙哑的喉音软软的：“说

得不好！

“罚你重说一次！”

“我爱你！”他面不改色的。

“这辈子跟多少女人说过这句话？”她极有兴趣地瞧着他。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总不会只跟我说过吧？”她笑得十分迷人。

“你猜对了！”他耸耸肩膀，浇她一盆冷水。

方丝莹的脸色变了，这个可恶的男人，他竟敢如此地刺伤她？他是什么东西？

“生气啦？”他懒洋洋地瞧她一眼。“大家逢场作戏，何必认真？”

方丝莹被气得一下子跳了起来，“你侮辱我！”

“我只是说真话而已！难道你还真想嫁我不成？”

他只觉好笑，这些女人，以为自己聪明，男人就个个笨蛋任她们耍弄于股掌之间吗？

“陈国伦，你欺负我！”她生气的脸涨得又红又紫，泼辣得象头野猫。

“我欺负你？”他毫不为所动地看看四周，那暗示性的眼光似乎在告诫她不要轻举妄动。

方丝莹气馁了，就算他爱情不专存心玩弄，但他也实在够阔气了，一出手就是四十坪的高级华夏，钻石手镯，貂皮大衣，全都是她一直梦寐以求的。

“我知道你对我好！可是，你有没有替我想过，我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花瓶，天天困在这里等你来，再这样下去我会发疯！”

她见风转舵，开始低声下气地求他：“多匀一点时间来陪我，成不成？”

“你是我的女人，就该听我的！要做我的女人，就得等！”他说得斩钉截铁，一点也不肯让步。

“你太过分了！”她的气又往上涌。“我也有人格、尊严！”

“你有人格、尊严？那好！论斤去卖吧！”他仿佛狠可笑地欣赏着她发脾气。

“你是个混蛋！陈国伦，你听清楚，你是个大男性沙文主义的混蛋！”

“是又怎样？”他站起身来，一把扯过她身上的衬衫，开始穿衣服：“你算算看，这个月来你在我面前发作几次了？”

“你预备如何？”她摆出了迎战的架势。

他冷冷地看她一眼，那轻蔑的眼神冷得象冰快，射到人心里凉飕飕的。

“你说呢？”他仍是那句老话。

“你以为大家玩玩，拍拍屁股就走路？陈国伦，我告诉你，天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！”

“哼！”他从鼻孔喷出一口冷气。“没有人强迫你，既然你觉得不满意，本来就大可不必死心塌地地守着我！”

“你敢抛弃我，我会叫你好看！”她色厉内荏。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她费尽辛苦钓上的一条大鱼。

“悉听尊便！”他穿好衣服，头也不回地离开她的香巢。

方丝莹错愕地看他离去，几乎放声大哭，但那份气实在难平，顺手抓起一支花瓶“咚”的一声就往墙上砸，花瓶应声而碎，破片落得满地都是。

但这还不足以消掉她的气，她一边诅咒着一边披上晨袍，抓起一只铜

制的大烟灰缸，冲到阳台，陈国伦才刚从大厦走出来，她就对准他的脑袋笔直的扔过去。

铜烟缸“咻”地一声，就飞了下去，可惜她气力太弱，楼又太高，不仅没算准，还很泄气地落到陈国伦的十步之外。

陈国伦在天井内朝上望了一眼，那眼光定定地看着她，写的是陌生与不屑。

当她扯开嗓门骂起来时，他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，倒惹得一住户莫名其妙探出头来看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新鲜事。

“XXX！”她又破口大骂了一句，才赶紧缩回房内，这下丢人可丢大了。但丢人事小，依照陈国伦那软硬不吃的个性，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踏入此地了！

这该怎么办？她才刚刚开始习惯于陈国伦给她的豪华生活，如果，她相信马上会死掉。

但丝莹也不悔恨方才冲动的举止，他是罪有应得！这辈子她还没见过象他这样狂妄自大的男人。他以为他是谁？查理王子？还是保罗盖帝？这么呼来喝去的？

丝莹恨恨地用那白净光裸的脚不断踢着地毯，一着错，满盘皆输，她是当今最红的模特儿，没想到受到这样的侮辱。

可是，面子扳不回来是小事，他如果真的不要她，可该怎么办？除了他，今天还有谁能供养得起她？

至少，她应该采取一些适当的防卫措施。她开始努力令自己镇定下来。对了，她想起一个人名，也许应该找他商量才对。

她抓起那具仿古雕银的电话，用力地拨着号码。

“嘟、嘟、嘟。”对方正在讲话中，她泄气地摔摔话筒，会在电话机旁的软榻上，直介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但她怎能服输？她那美艳绝伦的脸上，现出烦躁、阴狠的表情。

她打定了主意，如果陈国伦想趁此机会甩掉她，那他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。

她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任何人随意捏圆搓扁。

方丝莹一摔满头又黑又亮的长发，燃起一根烟。那姿态，既不象花豹也不象头猫，只象个女人。

在欲海中沉沦，为了现实而不顾一切的女人。

## 第二章

几点了？

云依婷自一大堆软片中突然抬起头，四周怎么变得如此寂静！大家都哪儿去了？她抬起腕表，不禁哑然失笑，老天，她真忙得忘了时间，都快夜里十二点了呢！

可是，她那么急着回去干嘛？又没有谁在等她！面对着一屋子的空荡冷清，不如好好处理白日未完的工作。

最近她预备在国家艺廊举办一次个人展，场地是去年就安排好的，将近三百个日子中，她卖力的工作，就是为了给一年有个交待。

她看着墙上整整齐齐，已经完成了将近三分之二的照片，心满意足中伸了个懒腰。

迪瑞曾经嘲笑过她是个十足的工作狂，为了摄影，可以废寝忘食，什么都不顾！想起了迪瑞，她的唇边漾起了一丝甜甜的笑意。

如果迪瑞现在就在身边的话多好，他会陪她，会使她快乐，可是，他有他的工作，迪瑞是飞机师，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，两人相聚的时间，可真说是少之又少，若不是两人之间那份真挚的感情，绝对维持不了这么久。

她又伸了个懒腰，思念之情油然而生，最近她太忙，忙得连给自己的时间都没有。

但谁叫她是个狂热的艺术家呢？她就是有着这一份天性啊！

迪瑞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过她搬到纽约去，而她始终不肯，那里虽然是菁英荟萃之地，但是太乱，如果让她选择，除了巴黎之外，就仅有台北了。

可惜迪瑞不飞欧洲线，也只好委曲他了。

她关掉了工作灯，站起身，穿上外套，叹了口气。

也许，她该后悔，后悔不做一个平平凡凡，只会烧饭洗衣的女人！她太强了，强得让男人害怕，可是她同时也了解自己，那种安份踏实的生活，永远满足不了她。

在艺术崎岖的道路上，她既然走了，就要一辈子走下去，再也不回头。

这是所有艺术者的共同命运。

忍受别人不能忍的挫折，忍受别人不能忍的痛苦，更忍受别人不能忍的寂寞。

这份无人知无人解的痛苦呀！就连迪瑞也不能完全了解她。

他是个男人，除了工作、事业、朋友，他最需要的是个家。

一个在家随时张着手等待他回家的妻子。

可是迪瑞并不自私，他相当的能够容忍，忍耐她的爱好、她的理想……而不扼杀她的天份。

云依婷收拾好桌子，她今天有些想要早回家，洗个澡、听点音乐，她太累了，想好好放松一下自己。

走出大楼，午夜的清风令人心身一爽，她走向停车坪，她的白色雪铁龙停在那儿，打开门时，她不经意的抬起头望了天一下，皓月当空，那种感觉真是好寂寞。

她对自己轻轻一笑。这个世界上，谁不寂寞呢？

谁又没有痛苦呢？

艺术家也是人。那份痛苦更深也更重。

比如今天来拜访她的陈国伦吧？是的！谁也不能否认他是一等一的阔人，他也了解要购买一流的作品，但他那附庸风雅，以她的杰作陪衬办公室的作法，实在令人不敢恭维。

艺术家不是乞丐，需要人来随便施给：这些也许不如陈国伦之流的“假文化人”所能了解的。

在他们以上中，“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”的商业行为才是正常的，她不肯出售作品的行为不仅乖张可能还有些愚蠢呢！

但，她怎会轻易出售自己的尊严？每一幅作品都是她的孩子，她有责

任替它们找一个懂得欣赏它们的主人。

再急着用钱，她都要挺直腰杆，不仅为自己，也替艺术家们争一口气。

算了！想他做什么？她发动了车子，滑向黑夜的大海。打开车窗，她让凉风清醒工作了一天的头脑。

把车子停在地下室，她这才感到一阵如释重负的轻松，从此刻开始，一直到明晨十点，所有的时间都是她自己的，首先，她决定要痛痛快快地洗个澡，浴室中，有她最喜欢的天然花果提炼出来的沐浴精，她要一边泡在那个优雅无比的桃红圆浴缸中，一边听音乐，一边欣赏画册，也许再轻啜一杯红酒，这是她最大的嗜好。

迪瑞为了她这个嗜好，曾笑过她是水做的，可是成套成套的古龙水、爽身粉，一直到雕成各种形状的漂亮香皂，哪件不是他在世界各地采购的？

他爱她、宠她！

他们俩的相遇也是缘份，她还在巴黎念书时，有一天迪瑞刚好到欧洲去渡假，没想到合该有事，她一出罗浮宫前的地下道，就看见英俊的男孩子也从旁边走过来。她起初不能确定他是不是东方人，不仅由于他那高大的个子，也由于他面孔上很西方的表情。

所以尽管他有着深色的头发，黑宝石般的眼珠，她也没有再多望一眼，在欧洲，有一些带有东方味道的男孩；长相、气质都特别的俊俏，但却可能是匈牙利人，或是希腊人……由于日常说话时并不是单靠声音就可以，那些加入脸孔表情，眼鼻的动作都会永远的成为面孔的一部份，所以很容易分辨。

当她心中暗暗猜疑时，那个男孩却赶过了她。用不太流利的问她：“是日本人吗？”

她礼貌性地轻轻一笑，微一摇头。

“越南人？”

她还是摇头。

“啊！中国人！”他恍然大悟地突然用带有美国腔调的广东话叫了出来。

“你---也是？”她有点吃惊。

“我的父亲是中国人，母亲是希腊人，不过却出生在吉隆坡，五岁以和移民去美国的。”

他高兴极了似地滔滔不绝地说着，云依婷等他说完了，又是礼貌性的一笑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
她没有必要理会一个陌生人，尤其是个多话的陌生人，那实在有点唐突，她平日孤芳自赏，格调高雅，绝不会轻易和个陌生男人在街上就搭讪起来。

“我初到法国，可不可以请教你邮局在哪儿？我有几封信想寄！”那男孩又跟了上来。

古老的把戏，她心中暗哼一声，用手一指，抬起她倔强的小下巴，看了他一眼。

“谢谢你！再会！”那男孩果然知难而退，但那欣赏的眼光象磁铁一样的留在她的心里。

从亚洲到欧洲，太多的男孩子对她表示好感，但就只有这个冒失鬼给她的印象最为深刻，也许他不是冒失，只是对“美”的惊赞，而忘了把持自己罢了。

她以为这次匆匆相逢只不过是人生短短的一个小插曲，不料当天晚上

她去参加一个中国同学的聚会，却无巧不巧地又撞见了她。

经过正式的介绍后，他锲而不舍飞越万里，只求见她一面的追求术，终于打破了她的矜持与骄傲，每次当他们担起这件往事，他总是哈哈大笑……

也许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缘”吧！

云依婷笑着摇了摇头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们彼此合适才是真的，除了迪瑞，她要到哪儿去找一个象他这样充满爱心、宽容她又肯体谅她的男人呢？

表面上，迪瑞是有点美国式的天真，但他的热情而富于正义感的个性确实是十分令人温暖的。

十楼到了，云依婷走出电梯，掏出钥匙，一开门，她的宠物波比就迎了上来，这只棕色的暹罗猫，是迪瑞在他们相识三年时所送的纪念物，已经五岁了，非常善解人意。

她弯身抱起了波比，把皮包往沙发上一扔，顺手开了灯，灯一亮，好几乎惊呼出声。

沙发上坐着一个人。

“迪瑞！”她高兴地叫了起来，“你几时到的？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？”

“我要给你一个惊喜！”迪瑞象恶作剧的孩子一把拥住她：“我好想你，好想你！”

临时决定回来看你！”

她把头深深地埋进他宽厚的胸膛，又满足又快乐。那儿，是她的避风港，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。

“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迪瑞轻抚着她的秀发，柔声地问。

“什么日子？”她嗅着他胸膛上的烟草味、古龙水味所交织出来的男人味。

“六年前的今天，我在巴黎和你相遇！”他充满了感情地说：“六年前的今天，我爱上了你！”

噢！天！她抬头看他，有些水意在眼眶中浮现。他记得！他竟然记得！她拼命咬住唇，怕泪珠就这么的滴落。

“迪瑞！”她轻轻地、轻轻地喊。

他柔软滚烫的嘴唇封住了她的。她好喜欢这样的感觉，可是她来不及思索，也立刻陷入他的柔情中。

那天旋地转的吻里，象是一个甜蜜的梦，也象是无人去过的天堂，那么的美呵！

“依婷！”他一边吻着她，一边口齿不清地说着：“你这个迷人的小坏蛋，你这个坏东西，我好想你！”

那种踏实的温馨，使得依婷几乎都要融化了，他们相恋六年来，他总是这么的热情，这么的善解人意。

她抱了他的肩，回吻着他，那结实的肩膀使她万分满足。

她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孩！她在心底叫着，老天对她真是太厚待了。只要是一个女孩子该有的，她都有了，学问、阅历、事业、爱情……一项也没有亏过她。

她也同时感到惶然，除了美貌，除了才情之外，她真的一无所有，她怎么够资格接受这许多的幸福。可是，她又是这样渴望地抓紧这一份幸福呵！

她双颊酡红，双眼迷离，任由迪瑞由她的唇吻到了她的鼻梁，她的眼，她的眉，她的额，一直到她的秀发，那疯狂的吻呵，犹如雨点一般频频地落

着。

“我要你！我要！”迪瑞轻喊着，呼吸开始浊重了，他不再是轻抚她，而是重重地抓紧她，他们不再互相深情地，爱情的节奏在此刻忽然有些意想不到的狂乱，她的心跳加速，甚至些微的颤抖，对他的热情也有着前所未有的反应。

她也想投入他，完完全全地属于他。

这个世界上，任何事物都不再存在了，任何声响也都不再存在了。

天与地，只剩下她和他，他和她了。

她强烈的热情激起了他男性的本能。他们的身体紧拥在一起时，激起了一阵讯号。

情人间最危险的讯号。

她已经强烈地发出内在的讯息了，迪瑞没有办法停止，为了这一刻，他梦想了很久。

六年，不是一个短时间。

迪瑞原本斯文的抚触，变成疯狂地探索，那重重的、又带点儿粗野的爱抚，使她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。她觉得快乐，而且十分兴奋，可是有一丝微薄的理智在制止她。

“迪瑞，我不能！”她抗拒这快乐的力量是那样微弱，以致于就被他的狂喜所淹没，象小水珠滑入汪洋般瞬不见。

迪瑞在她的失神中，解开了她的衣扣，他已经没有时间给她思想了，他要！真的！

现在就要。

云依婷近乎完美的胸部自薄薄的丝衬衫内挣脱，乳白的胸脯上有着因兴奋而引起的桃红，微微地颤抖着，更引人遐思，他柔润丰满的嘴唇紧吻着她滑嫩的脖子，而且逐渐往下移，他的双手也跟着下滑，一直爱抚到她的敏感地带。

她抱住了他的头，手指缠绕着那微卷的发，那毛茸茸的感觉是如此之美，她忍不住叹了出来，当她触摸到他结实的肌肉时，他的反应如同电流般直通进心灵中，全部打碎了她的意志力，她开始溶化，溶化进他柔如丝绸的肌肤，奔流的血液。

那样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，她又一次地轻轻发出呻吟，她不再思想，不再抗拒，只有本能的反应，一次又一次的迎接着这诱惑。

世界宛若圣诞节在水上施放的烟火，那样充满刺激。

无数的星光云影在流转，无数的火焰在空中灿烂地爆发。而这一切，只为了整个新时代的开始。

云依婷的头往后仰，在他的手指下，全身痒酥酥的，真的，她象雪孩儿一样，整个要化掉了，她不再存在，飘飘荡荡的，没有一点依凭……

“依婷！依婷！”他狂乱地叫着，褪下了她裙上的拉链。

她半眯着眼，陶醉在快乐中，但她突然看到了镜中的自己。那秀发蓬松、衣衫凌乱的人儿是谁？她触电般的大吃了一惊，立刻推开了他。

迪瑞大惑不解地看了她一眼，但又立刻拥住了她：“依婷，别害怕，求你——”

那热热的呼气，缠绵的、带点喑哑的鼻音！象蛇似地落入她的耳朵，她几乎要被催眠了！不！她狠狠一摇头，努力使自己清醒过来。

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往后倒退了两步，当她看到自己解开的扣子，那几乎是完全敞开的胸部，羞赧地低下了头。

“迪瑞，我们不能这样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迪瑞那仍残留着情欲的眼中是一片茫然，他不懂，真地不懂依婷为什么拒绝他。

“这是不对的，我们都已不是孩子了，应该有义务替自己的行为负责。”她背转身去扣好了扣子。相恋六年，这种超过未婚夫尺度的亲密行为是第一次发生，但她暗暗发誓，绝不会再有第二次了，除了他们结婚。

“不----不要我了？”迪瑞漂亮的脸上浮起挫折感，然后是一种无法遮掩的怒气。

“不是的！你明明知道我要你，事实上，我这一生只爱过你一个人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愚弄我？”他发出了一阵低沉的怒吼，脸上俊逸的线条几乎有些变形。

“我----看见你，一时情不自禁，这是我的错，迪瑞，请你原谅我好吗！”她诚恳地道着歉，可是声音恢复了镇定。

“你好冷酷！”他瞪着她，象在看一个陌生人，甚至是一个敌人。

“我是为了我们好，你想想看----”她试着要讲点道理。

“别唱高调了！”他受尽创伤的眼中，是不信任的，怀疑的表情：“你那些十八世纪的贞操观念去说给老古董听吧！”

“你生气了？”她愕然，迪瑞今天是怎么回事！

“当然，不过我不会觉得奇怪，因为你向来是冷冰冰的，我简直不相信你爱过我。”

“我是爱你的！”

“笑话！”他嗤之以鼻：“如果你爱我，拿出一点证据来。”

“很抱歉，爱是没有办法提出具体的证据。”她苦恼而沮丧。

“你认为我在逼你对不对？”他目光灼灼地逼视着她。

“我们明天再说好吗？你今天太累了！”

“不要逃避问题，依婷，你逃避了六年！”他站着看她，高大、冷峻，而且严厉！

“我不能再纵容你了，我要你睁开眼睛，好好面对现实。”

“我一直在逃避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但你究竟不能象泼一盆冷水般，每次在我想向你表达心中爱意时，一次又一次地泼熄它！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你面对面跟我说清楚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”

“爱！”

“好！那我们立刻结婚！”

“迪瑞，你不要胡闹！”她哀求着。“你别逼我，你会后悔的。”

“我不会后悔！绝不会为了有勇气说出一句忍了六年的真心话而后悔，依婷！你只要回答一句，到底是要，还是不要！”

“你明明知道这办不到！”

“那就算了！”他冷笑：“我早知道你不会嫁给我，只是在愚弄我！”

“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”她也生气了。

“怎么不可以？这是事实。”

“不是的！不是的！”她用力的摇着头，想抓住他的手，可是被他摔开了。

“云依婷，请你记住！这是最后一次，我绝不会再把男人的自尊心放在脚下任你践踏，随你玩弄。”

“迪瑞，不要这样！”事情的发展，超过她神经所能负荷的极限，她抱住了自己的头，好怕马上会崩溃。“请你听我说----”

“你要说什么？”他不屑地看着她：“老实说，我太清楚你了，你是一个贪心的人，既要事业又要爱情，抱歉，我不是罗蜜欧！你另找高明吧！祝你成功！”他拿起了地上的皮箱，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。

云依婷睁大了眼睛，六年来，迪瑞不仅没跟她吵过嘴，连重话都不曾跟她说一句，宠她，爱她，容忍她，宽谅她，她曾是如此的欣喜自己竟能拥有这样的幸福.....

但幸福也这般的不可靠。

她张开嘴，想留他，但是一个声音都发不出来。

她太惊愕了，以致令她不知所措。

迪瑞竟然向她大发脾气！

男人！多么难以了解的人类呵！

他们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？只有“性”吗？一旦无法得逞，就会大发雷霆。

他爆发的岂是六年的怒气？

她陷在一片无法控制的混乱中，当他英挺的背影整个消失在长廊时，她一阵晕眩跌坐在沙发中。

小猫波比跳上了她的膝上，百般不解地用那圆溜溜的眼睛看她。

她的全身颤抖，两眼失神，好半天才抱住波比痛哭失声：“我好爱他，好爱他，为什么他一点都不知道呢？”

陈国伦坐在驾驶座上，看着一个男人从大厦的出口走出来，然后，属于云依婷那层楼的窗口灯光熄了。

他是来找她的？这么晚了才从她的居处出来，做什么？

他是谁？

陈国伦心中充满猜疑，也有股说不出的酸意。

他尾随着云依婷回家，看着她一路飞车，就知道她绝对有事。

他就晓得，象她这样骄傲自负的家伙！其实不过也只是假而已。什么艺术家？满口艺术艺术的，哼！他鄙夷地想，还不是当场给他撞见了，去唬唬别人吧！

女人嘛！陈国伦冷笑了一声，就算她是女皇，他一样征服得了她。

他知道她要的是什么！

女人是顶顶现实的动物，这是种天性，因为她们要安全感。

她如果要假清高就让她清高到底。

要权势给她权势，要地位给她地位。

若是这些都奈何不得她，那么他会用钱。

用钱砸倒她。

世界是还没有用钱砸不倒的女人。

反正他有得是钱。

陈国伦阴森地看着那个提着箱子的男人，体格真好。他迅速地立刻做了个评估，虽然这家伙个子高大，英俊魁伟，是很多女人在深闺中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，穿的那身制服，想必是某航空公司的机长之流，职业蛮高级的，

而且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就赶来看她，关系也颇不简单，可惜的是配不上她。

象这样的小子，就是十个加起来也比不上他。

他笑了。

也许他半夜守在这里等他出来，是有点卑鄙，他要打胜仗就不能够太故意作态，硬仗稳打，是他这一生一向的原则。

他虽然不过分高估自己，但也不能轻估对手。

云依婷是他想要的女人。

她跟其他的女人不同。

征服她，也比惹那没有内容的野花闲草有趣得多。

陈国伦扭动车匙发动车子，“咻”地一下自迪瑞旁边擦身而过，把心情沮丧，失魂落魄的迪瑞吓了一跳。他要让这个飞机师知道地面可要比空中危险得多。

哟！小俩口吵架了？该不是被扫地出门了吧！陈国伦看着迪瑞在车灯里无所遁形的面孔，轻蔑地笑了。

打从他出娘胎开始，对女人他就享有绝对的权利，并不止因为他事业有成，飞黄腾达，重要的是他懂得女人的心理。

而且，从不把她们当人看。

在他的观念里，女人是物体。要新鲜，要高级。

他永远不会傻得去相信什么爱情呢！那些都是无聊的文人杜撰出来的，要不然就是爱做白日梦的人自我消遣的产物。

什么叫做情？爱有多高？情有多深？鬼话！人类的世界中，只有竞争，只有狡滑，只有尔虞我诈的欺骗。……谁有智慧就会得到胜利。

就象是云依婷这样道貌岸然的淑女，在私底下，不也有见不得人的丑闻吗？

但这些不打紧，她的本身就是一项颇为刺激的挑战。

总有一天，这个出色的美女会是他的。

他相信到了那时候，要不要她，他有绝对的主权。而他也确信自己赢得起，更丢得起。

这是一场游戏----非常刺激也非常好玩的游戏。

没有规则，也没有任何的前例可循，他自己是裁判、是主角，也是观众。

下雨了。

雨珠凝在窗玻璃上，有大滴的也有小颗的晶莹剔透，只可惜是那样的易碎；大雨珠有时会和小雨珠在某一点上相遇，拥抱着滑下来，然后在窗框上，跌得粉碎。

有一点点象是爱情。

云依婷守在窗口看雨，她觉得自己就快要死了。

迪瑞在前天夜里一怒而去后他没有回来，而且电话也没有一通。

直到现在，经过了漫漫长夜的思索，焦虑的等待，她才发现，迪瑞在她心中竟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。

她甚至连她的摄影棚都不想，只为了守住这支电话，只为了再听一次他的声音。

她不相信他们的爱是那么脆弱。怎么可能呢？六年的感情会象玻璃一样，说碎了就碎了？

她不信！真的不信！依婷痛苦地抱住了头，小猫波比跳下了椅子，在地毯上不安地走来走去，女主人的反常使它也异常的烦躁。

雨继续在窗外落着，落不尽似的，依婷终于站起身，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她会因焦虑、因痛苦而死去！她要找点事情做做，她冲进了浴室。

当她除去全身衣着，进入那只热气腾腾，同时充满雪白泡沫的浴缸时，热水与香气就象一只温暖的手，包容她整个娇柔的身体，也暂抚慰了她。

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盈眶的泪珠成串地落了下来，她闭起眼，尽量把头向后仰，她的上半身用力的伸开来，到达肢体所能达到的极限，果然使她好进多了。

然后她用泡沫涂抹着全身，轻轻拍打着，她注视着自己身体，那近乎完美的纤纤体格，真是上天的杰作。

她的肌肤雪白晶莹，手臂圆润修长，一双长腿象小鹿般的敏捷、有力，富于弹性的小腹有着极其美好的弧线，象夏日海洋最美的一泓柔波。

迪瑞曾经说过，他是他所见过最美的女人，有东方人特有的神秘、灵秀，又有西方人精密的组合，秀发、脸孔、胸脯、腰肢……无一不美！

他爱她的人，更爱她的心。

但现在呢？她叹口气，摇了摇头，轻拍着泡沫的手臂也停顿了，也许她该喝一杯酒提提神！她自舒适无比的浴缸中跨了出来，在大镜旁的格架上取下一瓶红酒和一个玻璃杯，她的手微微发抖，也不喜欢这样，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她一口又一口地喝着。

有些事情不是预料得到的，但必须靠自己去解决，也许喝醉了能痛哭一场未尝不是件好事。

水珠从她赤裸的身体不断地滑落，眼泪也是。

这是属于她个人的私密，也无须遮掩。是的！她要好好跟自己谈一谈，真实地、关怀地找出问题的答案。也许错不迪瑞，而是在她。

她要勇敢地现实。

“叮咚----”门铃响了。

是谁，她的心一跳，但随即又是一冷！不会是迪瑞，她了解他的脾气。

“叮咚----”门铃又再度响起，这次按得好争。

她泪眼朦胧地停止了饮酒，听着铃声。那声音突然变得空洞而遥远，一点也不。生命也是这样的吗？不断的有人来按你的铃，但每一次都不是你正渴望的人。

“不要理它----”她对自己说，热辣辣的酒液已使得一切都模糊起来，管他是谁，邮差、税务员、管理员……这两天的等待，象是一个漫长而绝望的酷刑，她受够了！

“叮咚----”

那个在门外的人一点不死心，继续按着，十秒钟，一分钟……终于电铃哑了，是人走了？还是线路烧坏了？她反而有些犹豫起来，随手抓过一件长可及地的浴衣，走到门口。

当她拉开门时，她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再也想不到的，站在那儿的竟是陈国伦。

“听说你病了，我来看看你！”他器宇轩昂的面孔上有着看起来还蛮诚恳的笑容。

她生气地、用力地关上了门。他要看什么？有什么好看的？笑话吗？